

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

# 全军第四届文艺会汇

多幕剧选(二)



新华书店发行

**全军第四届文艺会演多幕剧选(二)**

**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**

**一二〇一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**

\*

**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7<sup>1</sup>/<sub>4</sub>·字数 155,000**

**1978 年 1 月第 1 版·197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**

**书号 10137·7802 每册 0.69 元**

## 内 容 提 要

收集在这个集子中的三个多幕剧，都是全军第四届文艺会演中的优秀作品。

四场话剧《怒吼吧，黄河！》通过揭露“四人帮”安插在文化部的亲信，阻挠破坏举行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四十周年、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音乐会的反革命罪行，反映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与“四人帮”之间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展开的一场政治大搏斗，热情歌颂了毛主席、周总理对革命文艺的亲切关怀，揭露批判了“四人帮”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，利用文艺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的滔天罪行。

大型报道剧《特殊的战斗》反映了唐山、丰南地区军民抗震救灾斗争的动人情景。歌颂了毛主席、华总理和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亲切关怀，歌颂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和人民，团结一致，在严重灾害面前“天崩地裂无所惧，泰山压顶不弯腰”的英雄气概，真实地反映了在党的领导下，全体军民进行抗震救灾的动人情景。

七场话剧《大军西进》是反映我进军西藏部队一个先遣连在曲格草原的一段斗争生活。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，西藏一小撮亲帝国主义分子施展种种阴谋手段，挑拨藏汉民族团结，切断粮源，妄图把我军困死、饿死，以达到分裂祖国统一、破坏民族团结、继续使藏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。在重重困难面前，全连指战员坚决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，发动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团结西藏上层大多数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，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。为统一祖国作出了贡献。

封面设计：肖映川



大型报道剧《特殊的战斗》剧照



话剧《大军西进》剧照

## 目 次

怒吼吧，黄河！（四场话剧）.....

昆明部队集体创作（1）

特殊的战斗（大型报道剧）.....

北京部队政治部话剧团

《特殊的战斗》创作组（77）

大军西进（七场话剧）.....

成都部队政治部话剧团

执 笔 徐永亮 等（145）

# 怒 吼 吧，黄 河！

昆明部队集体创作

## 人 物

何 兰——女，62岁，冼星海的老战友，音乐工作者。

王振魁——男，58岁，国务院某部门负责人。

雷大龙——男，29岁，青年工人，业余音乐爱好者。

周 炎——男，52岁，乐团副主任。

老青大伯——男，66岁，黄河边上的老船工。

何小茜——女，24岁，何兰的姪女，乐团演员。

谢 玲——女，25岁，雷大龙的爱人，乐团演员。

老 张——女，48岁，乐团工作人员。

小 高——男，乐团工作人员。

陈 朋——男，乐团报幕员。

工 人

社 员

解放军战士

少先队员

男青年

女青年

检票员

部 长——男，文化部部长。

刘承亮——男，乐团副主任。

肖雨迟——男，“初澜”写作组成员。

工作人员

群众若干

## 第 一 场

**时 间：**一九七五年十月初的一个傍晚。

**地 点：**北京。何兰家。

〔舞台上悬挂着毛主席照片及冼星海的油画像和一幅大型风景油画，描绘奔腾怒吼的黄河。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架星海牌钢琴。〕

**朗 诵：**“朋友，你到过黄河吗？你渡过黄河吗？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拚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吗？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，那么请听吧！”

〔音乐起：《黄河大合唱》中的第一段《黄河船夫曲》（词略）在音乐声中开幕。〕

〔何小茜在屋里紧张地忙碌着，不时地流露出喜悦的心情，看得出在迎接什么人。少顷，有人敲门，何小茜高兴地跳起来开门。雷大龙和谢玲上。何小茜略有些失望的样子。〕

**何小茜** 你们怎么来了？

**雷大龙** 这么大的喜事，我们能不来吗？

**何小茜** 嗨！你们的消息可真快呀！

**雷大龙** 到底是真的？假的？

**何小茜** 这还能假吗？（指油画）你看，我姑妈最喜欢的油画都

挂出来了！

雷大龙 太好了！早就盼着能有这一天哪！今天下班一回来，玲玲就把这事告诉了我，我还真有点儿不信，所以马上跑来了！

何小茜 看你高兴的。

雷大龙 小茜，过几天，我回厂子组织理论小组写几篇象样子的评论文章……

何小茜 评论文章？干什么？

雷大龙 干什么？文化部把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镇压了这么多年，今天解放了，我们工人理论小组当然应该写文章好好庆贺一下！

何小茜 你说什么作品……庆贺什么？

雷大龙 《黄河大合唱》啊！咦？不是说国务院决定要在今年十月份举行聂耳、冼星海的纪念音乐会吗？怎么……

何小茜 哎呀，全都搞拧了！

雷大龙 你刚才不是说这是真的吗？

何小茜 我是说……（拿出电报）喏！

雷大龙 （看电报）何老师要回来了？

何小茜 我刚才还以为你们为这事来的呢！

雷大龙 何老师回来准是参加筹备这次纪念会的，她参加筹备是理所应当的！

谢 玲 怪不得你把何老师最喜欢的油画都挂出来了。

雷大龙 太好了，想不到今天是双喜临门哪！什么时间到？

何小茜 我刚问了车站，火车正点，七点二十到。

谢 玲 自从贯彻中央九号文件以来，通过整顿，铁路上的秩序真是好多了！

何小茜 可有人说整顿是“复辟”，最近几天铁路系统竟有人贴出了大字报，说什么“宁可要无产阶级的晚点，也不要资产阶级的正点！”

雷大龙 和我们厂子里一样，最近突然有人提出“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，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。”我简直不可理解，这种荒谬的论调竟然能在社会上站住脚！

谢 玲 你呀，又来了！（对何）他呀，现在对很多事情都看不惯，还想写文章拿到报纸上辩论！

雷大龙 现在是形而上学大泛滥，有些报纸也跟着发表糊涂观点！

何小茜 那可是姚文元在抓报纸，你……

雷大龙 如果不是水平太低，就是故意制造混乱！

谢 玲 大龙！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以后少讲这些话！

雷大龙 简直叫人憋得慌！（对何）要不要我跑一趟车站？

何小茜 不用了。肖雨迟一直在车站等着，估计也快回来了。

雷大龙 噢，雨迟这大忙人也回来了？

何小茜 下午我打电话把他叫回来的。

雷大龙 （轻蔑地）观点发表完了？

何小茜 （停顿了一会）你为什么总要对抱有成见呢？

雷大龙 我并没有说什么嘛！

何小茜 可是你的脸上都“写”着呢！

雷大龙 （无可奈何地“哼”了一声。）

何小茜 你们好久不见面了，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……不管怎么说，你们毕竟是老同学了……

雷大龙 老同学！……用他的话来说，无非是呼吸过同一间教室里的空气而已。

何小茜 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一起冲杀出来的……

雷大龙 我这个造反派，早就被他给带上了“保守派”的帽子，始终也没有戴上造反派的“桂冠”，而他却把两顶帽子都戴遍了。

何小茜 我跟他认识还不是通过你们吗？为什么今天一提起他来，你就挖苦！

雷大龙 我不会奉承人哪！

何小茜 （生气地）你……

谢 玲 （制止地）大龙！小茜，别理他！你姑妈怎么还没回来？要不要到汽车站去等一等她？

何小茜 （不语）

雷大龙 好了，别生气了！一会儿你姑妈回来，看见你这样子，非骂我不可！你们在家里等着，我到车站去看一看。

谢 玲 算了吧，你不去还好，你一去，何老师连个扛行李的人都没了。

雷大龙 为什么？

谢 玲 （对何）还得腾出手来给他们俩劝架呀。

〔三人大笑。肖雨迟象个搬运工一样扛着大小手提包上。〕

何小茜 姑妈呢？

肖雨迟 （喘息着）哎呀，公共汽车真难挤，等了四辆都没挤上去。

何小茜 姑妈现在在哪？

肖雨迟 姑妈怕你等得着急，叫我骑车先回来，她一个人慢慢地等公共汽车。

谢 玲 （对何）走，我们俩上汽车站迎一迎。

〔何小茜、谢玲下。雷大龙欲跟下，被肖雨迟叫住。〕

肖雨迟 大龙！怎么好久不来玩了？

雷大龙 何老师又不在家。

肖雨迟 那怎么也不到我那里去玩？

雷大龙 俗话说，一登龙门，则声价十倍。你进了“初澜”的班子，那个大门坎里，不是我去的地方啊！

肖雨迟 “初澜”班子算个什么龙门哟！象我们这么大年纪的人，别说是进“初澜”班子，就是当个部长、副部长的也不是没有。何况我刚刚拿出第一篇东西，还没有什么声价可谈。中央首长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了，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。

雷大龙 百分之七十五？！

肖雨迟 依我看，百分之九十都不止。搞社会主义革命，还需要我们这样的年青人。

雷大龙 你所说的“我们”，恐怕已经超出了范围，我是不能胜任的。

肖雨迟 什么胜任不胜任！有个伟大的作家曾经说过：人并不是分为聪明的和愚笨的，而是分为善于领会和不善于领会的。只要善于领会中央首长的意图，别说是进写作组，就是干个文化部的副部长也未尝不能胜任。……听说你最近在钻研马列？

雷大龙 谈不上钻研，只是想清醒一下头脑！

肖雨迟 那好，有时间到北海公园找我，顺便帮我看看第二篇稿子。

雷大龙 谢谢了，我还是别去打搅你了，免得你的第二篇光辉大作难产。

肖雨迟 说不定，你就是助产婆。

雷大龙 不，可能是刽子手！

肖雨迟 （一怔）怎么，对我发表的那篇文章不满意吗？

雷大龙 （嘲讽地）哎呀呀，我怎么敢呢！

肖雨迟 没关系，我还不是什么权威，你可以随便地反嘛。

雷大龙 可你的话正中“权威”的心意！

肖雨迟 这是什么意思？

雷大龙 用你们的行话来说，就是不加休止符的吹捧！

肖雨迟 （停顿了一会）大龙！我想，我还不至于像你想象得那样坏吧。看在老同学的面上，也应该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来指责我，那就更恰当了。

雷大龙 （讽刺地）事实？！在一些“权威”面前，事实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谎言，而谎言可以同样地变成事实。

〔肖雨迟做出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〕

雷大龙 我拜读了你的大作以后……

肖雨迟 我希望我们之间能换一种腔调来谈话，否则，这种争论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
雷大龙 哪……我就认真地给你提几个问题。

肖雨迟 噯，这就对了。你说吧。

雷大龙 你的文章说“三突出”是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 根本 原则。那么我问你，（指墙上的油画）这幅画，描绘奔腾怒吼一泻千里的黄河怒涛，请问：在这茫茫无际的惊涛骇浪中，应该突出哪一个浪头，哪一点浪花，才能符合“三突出”的原则？

肖雨迟 （一时无以对答，沉默了一会）这种风景画没有什么现实意义，并不能代表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典型。明确地说，现在不允许创作这种东西。

雷大龙 那么，（随手拿起桌上的画报）这幅画总该是允许创作的吧！这幅画要表现世界人民大团结，那么请问，在这亚非拉美欧，黑白黄红棕各种人当中，如果按照“三突出”的原则，请问：谁是“主要英雄人物”？应该“突出”那一个呢？

肖雨迟 当然应该突出中国人民了！

雷大龙 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！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反对文艺创作上的大国沙文主义。在排练《东方红》大歌舞的时候，周总理就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倾向。你竟然还要写文章拿到党报上发表！这就是你们的创作原则？

肖雨迟 这是根据样板戏总结出来的。

雷大龙 毛主席肯定的八个样板戏，是为了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发展，而不是限制它！

肖雨迟 你……

雷大龙 （指报纸）什么“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一百多年以来无产阶级文艺是一个空白！”请问：你把毛主席的光辉诗篇摆在哪里？你把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又置于何地？你把各个历史时期中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特别是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以后，创作出来的大批优秀作品又划到哪一个阶级阵线中去呢？你不觉得荒谬吗？

肖雨迟 你干么要扯那么远哪？你不了解文章的由来，劝你不要发表这种议论。我可以毫不隐讳地说，这并不代表我个人的观点。

雷大龙 那就更坏！因为它并非出自你的本意！

肖雨迟 可是我提醒你，这是一位中央政治局首长的原话！

雷大龙 那我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明白地告诉你吧，我倒觉得它是出于林彪时期的吹鼓手们之口。

肖雨迟 你……看来你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已经超出了我们个人之间的争论了。

雷大龙 不是“超出”了，应该说“仍然包括”。

肖雨迟 大龙，我觉得在你身上有一种自负清高的味道，一种危险的倾向。不要以为你是工人阶级就可以随便讲话。说实话，我和小茜都很替你担心哪！

雷大龙 担心我犯错误？

肖雨迟 在这复杂的政治斗争中，我劝你还是……

雷大龙 少说一些好，是吧？我倒觉得越是在这复杂的政治斗争中，越是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，而且要旗帜鲜明，要讲老实话！

肖雨迟 （沉默了一会）大龙！心直口快固然是做人的美德，可是，现在……

雷大龙 现在就成了最大的缺点，而搞阴谋诡计才是美德，对不对？

肖雨迟 何老师的教训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。她也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从来不搞阴谋诡计，怎么想就怎么说，结果怎么样？语言超出了原则，触犯了一些人，这么大年纪了还被长期送到干校，美其名曰是在走毛主席的“五·七”道路，可实际上呢……唉，这样的教训不能不记取呀！

雷大龙 你不要把林彪的反动路线和走“五·七”道路混为一谈。像何老师这样敢于坚持真理，敢于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这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！尽管她

长期受到迫害，我也情愿学习这样的榜样，决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愿，恹人心意地随波逐流。

肖雨迟 但是你不要忘了，“与其对抗着逆流，冒倾覆的危险，不如顺着潮流去寻找最好的机缘”，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座右铭。

雷大龙 那要看对谁而言了。

肖雨迟 基本上适合每一个人。

雷大龙 应该说，适合每一个（停顿了一下）没有固定信仰的人！

肖雨迟 （欲怒又克制地）我不想把这种争论再继续下去了。

雷大龙 可我还想送给你一句铭言。

肖雨迟 你说吧！

雷大龙 “与其有利于现在，不如无害于将来！”

肖雨迟 谢谢你的衷告！

〔外面传来叫声：“雨迟！”“大龙！”〕

肖雨迟 何老师回来了。我希望你不要把我们的分歧暴露在何老师的面前。否则，她会伤心的！

雷大龙 不，也许她会高兴。

肖雨迟 好了，我求求你！为了我和小茜的关系，我不希望用这种不愉快的气氛来迎接她！

〔何兰、何小茜、谢玲上。雷大龙向何兰问好。〕

雷大龙 何老师！真没想到您今天会回来！

何 兰 连我也没想到。刚刚学习了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，干得正在火候上，突然接到了文化部的紧急通知，你看，我毫无思想准备，连夜坐车赶回来了。（看到墙上的油画）这幅画，又挂出来了？来，玲玲，尝尝“鲜儿”，这是刚收的花生，同志们连夜帮我